

涇縣胡懷琛編

中國詩學通

研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中國詩學通評

敘目

總敘

通評第一 屈靈均一派七人

屈原

孟郊

李賀

溫庭筠

李商隱

梅堯臣

黃庭堅

通評第二 陶淵明一派七人

陶潛

王維

孟浩然

儲光羲

韋應物

柳宗元

蘇軾

通評第三 李太白一派二人

李白

高啓

通評第四 杜少陵一派一人

杜甫

通評第五 陸放翁一派二人

陸游

楊萬里

通評第六 王漁洋一派一人

王士禎

通評第七 白香山一派一人

白居易

右中國詩學通評一卷。爲余民國十年在滬江大學所講。於古今數千年。雖僅論及二十一人。然源流派別。一覽了然。學者得此爲門徑。不難自入堂奧。古人論詩。毫無系統。零篇碎語。不勝叢脞。振而理之。誠非易易。今人論詩。又多武斷。甚者謂放翁漁洋無足取。不可謂之知言。余少好詩。於諸家皆泛覽焉。竊不自量。而成此書。聊以心得。質諸同志云耳。非敢云定評也。書成。閱二載。友人索吾稿付印。爲敘其緣起如此。民國十二年。胡懷琛記。

中國詩學通評

總敘

詩爲文學之一種。然一考其源流。則一切文學皆出於詩。三百篇以前。如擊壤之歌。康衢之謠。或真或僞。不可深究。而在仲尼刪詩時。不聞詩之外別有所謂文學。孔子教弟子曰。小子何莫學乎詩。孔門弟子能文學者曰子游子夏。子夏以傳詩著稱。是在當時詩卽文學也。

詩歌之用。一爲發揮感情。卽人情不能無喜怒哀樂。其蘊於心也。而不能鬱。發而爲言。言之所不能盡者。而繼之以詠歎。於是爲詩。書所謂詩言志。歌詠言。大序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是也。國風所載。多屬於此。自後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後世一切寫情之作。

其二。爲適應交際。蓋賓主往來。則必言辭修飾。方得盡彼此之歡。故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專職。春秋時名公巨卿。皆嫻於辭令。欲嫻辭令。非讀詩莫爲功。蓋亦取比興寄託。辭意婉轉耳。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誦詩三首。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是可知詩之用於適應交際者。爲功大矣。迨至戰國。逞干戈而尙遊說。一變而爲蘇張之縱橫。及乎嬴秦統一。劉漢繼興。縱橫無用。乃再變而爲鄒（陽）枚（乘）之詞賦。於是遂開後世應酬投贈之漸。而以文學爲干祿求榮之具矣。

其三。爲感化人羣。蓋以聲音之道。感人至深。移風易俗。莫詩歌若。故禹曰。勸之以九歌。孔子曰。興於詩。舜命夔典樂。而卽以樂歌爲化民之具也。

以上三者。爲用不同。故遂演而爲後世不同之文學。言情之作。無論韻文散文。皆直接或間接自第一種來也。卽史記亦出於離騷。蓋太史公借史記以

寫其胸中鬱塞。與屈原作騷。用意正同耳。

後世論說文。出於縱橫。縱橫亦出於詩。（孟子。莊子。均不脫縱橫習氣。）故可謂爲從第二種變化來也。

後世傳紀文。多取法於史記或戰國策。史記言情。吾上文既述之矣。戰國策所記皆當時縱橫家之事。故後之作者。往往染縱橫彩色。是亦間接又間接出於詩也。故吾得一斷語曰。一切文學皆出於詩。（章實齋文史通義亦有此說。）

今日所評。是指狹義之詩。而非廣義之詩。然詩之爲用。則仍不外吾前所述之三種。卽

（1）對己 （一）發揮感情

（2）對人

（二）適應交際
（三）感化人羣

是也。三者之中。適應交際之一類。漸流爲後世應酬投贈之作。或且爲干祿之具。視詩文爲禮物。無足取焉。其次感化人羣。卽今人所謂美育也。其功效本極重大。惟古今詩人以一己之高尙品格。純潔性情。發爲詩歌。在作者初無感化他人之深意。寓乎其間。而在讀者。雖受其感化。而多所誤會。皆走入於清談隱遁之途。爲可惜也。其能深知此意。而力矯前人之弊。欲實行其感化人羣之事者。惟唐之白太傅耳。再次發揮感情。本係一己之自由。一己爲如何之性情。處於如何環境之中。卽發揮如何之感情。原無所顧忌。故讀此類詩者。苟非與作者有相似之性情。相似之環境。往往不能領會。而欲加批評。亦不能是此非彼。但視其所發揮之感情。能真且摯。斯爲上品耳。無病者固不必呻吟。有疾者亦豈能強爲歡笑哉。言情之作。國風尙矣。繼之者爲屈原之離騷。又後爲陶公。又後爲李太白。杜少陵。是詩家之卓卓者。人多知之。

然自是而外。無論何人。苟能發揮其一己感情真而且摯。皆不失爲詩人。而其作品不失爲好詩也。中國詩學作品之最佳者。亦以此類爲多。不遑徧舉。吾今所評。只擇其尤著者若干人。以代表其餘而已。

吾今所欲評者。第一第三兩類而已。而一類之中。又各有淵源及派別。今先略述之。而後論其人與詩焉。

第一類。發揮感情者。

屈原。屈原出於國風。其弟子宋玉唐勒景差等。祖述之。自後太白摩詰之詩。亦有出自離騷者。至於孟郊李賀。則全自離騷來矣。梅聖俞黃山谷。學孟郊李賀而變者也。以後凡生硬奇奧一派。皆自此出。卽溫飛卿李義山。亦學屈原而但得其詞藻耳。

陶潛。陶公詩浩蕩元氣。自然流布而又包羅萬象。胸次高絕。真千古第一。

人也。唐人祖述之者。爲王摩詰。孟浩然。儲光羲。韋蘇州。柳子厚。而各得一偏。王得其清腴者也。孟得其閒遠者也。儲得其眞朴者也。韋得其冲和者也。柳得其峻潔者也。雖得一偏。然皆不愧名家矣。宋之大蘇。亦學陶公。嘗和陶詩而手寫之。可謂好之篤矣。然東坡參以禪理。往往語多豁悟。此所以與唐之宗陶者又不同也。與淵明並舉者。有謝靈運。稱曰陶謝。然謝公不及淵明遠矣。

李白。太白。天資卓絕。奔放不羈。人稱淵明中行。太白狂者。由其人品可觀。其詩格已承其後者。爲明之高青邱。

杜甫。少陵。苦吟深思。偏於做工。然其魄力實不可敵。或者謂其包羅萬有。集詩學之大成。雖未必盡如所言。然魄力之厚。誠古今第一人。後之學者。皆不免畫虎矣。

陸游。在宋代蘇陸並稱蘇詩前既言之矣。放翁則生當南宋偏安之世。其家國之感。略與陶公相同。惟發之於詩者。則多顯露。不及陶公涵養之深。故其詩非似淵明一派。又其詩漸趨白話。獨成風氣。承其後者。爲楊萬里。（邵康節白話詩。又是一派。語錄之先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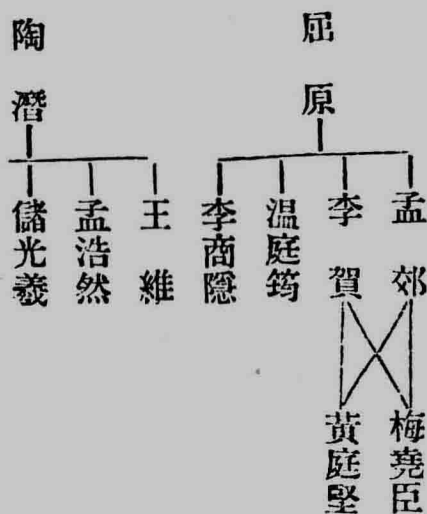
王士禎。漁洋七絕。專以神韻爲主。深得溫柔敦厚之旨。前人所未有也。或以爲出於晚唐。真淺見之論。漁洋神閒意遠。寄託遙深。淺語常談。至味無盡。在古詩爲淵明。在近體爲漁洋。學淵明者絕其力而不能似。學漁洋者亦絕其力而不能肖也。

第二類。感化人羣者。

白居易。白司馬自分其詩爲二大部。曰閒適。曰諷喻。其他律詩。則不自認其爲佳。今所傳長恨歌琵琶行等作。皆作者所不自滿者也。（其說見白

氏寄元微之書。閒適者。出於陶公。而過於率。世稱元粗白俗。亦非無故。唯諷喻者。用意之深。直可上繼毛詩也。如秦中吟新樂府。尤爲諷喻中之最著者。以感化人羣論。不得不首推白氏矣。

再照上文所述。列簡明表如下。



韋應物

柳宗元

蘇軾

李白——高啓

杜甫

陸游——楊萬里

王士禎

白居易

通評 第一 屈靈均一派

(一) 諸家小傳

屈原。又名平。字靈均。戰國時楚人。仕楚爲三閭大夫。懷王重其才。因讒被放。

乃作離騷。自沉於汨羅而死。其弟子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爲文多宗屈原。號爲楚辭。離騷者。國風之變也。託美人香草。以寫其思君愛國之忱。所謂怨而不怒者是也。（屈原傳見史記。茲不贅錄。辭見楚辭。亦不復採。）

孟郊。字東野。唐湖州武康人。與韓愈同時。窮餓不得志。周天下無所遇。嘗作詩曰。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又嘗作謝人贈炭詩曰。煖得曲身成直身。可見其遇之窮矣。郊爲詩。苦吟深思。時人多稱之。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李翱謂孟郊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而後人非之者亦多。如蘇氏兄弟。均有所非議。東坡所謂郊寒島瘦是也。（島爲賈島。）元遺山且嘲爲高天厚地一詩囚。實則以人論。以境論。郊詩固能充分表現箇性者。而其比興之作。實自騷出也。

李賀。字長吉。隴西人。與杜牧同時。爲人細腰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每出遊。恆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爾。上燈與食。賀乃徐取囊中句足成之。賀將死。見緋衣人來召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遂死。時年二十七。李商隱爲之傳。所著詩歌二百餘首。杜牧爲之敘。後人論唐詩。謂太白仙才。長吉鬼才。漁隱叢話。謂李長吉詩出於離騷。杜牧序其詩。亦謂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大抵長吉所得於離騷者。幽怪爲多耳。

梅堯臣。字聖俞。宋宣城人。歐陽修以爲詩友。嘗三十年不得一館職。晚年預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其初受詔修書。語其妻曰。吾今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曰。君於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以爲確對。孫公談圃云。公昔

與杜挺之梅聖俞同舟溯汴。見聖俞作詩。日成一篇。衆莫能和。因密伺聖俞如何作詩。蓋寢食遊觀。未嘗不吟詠思索也。時時於座上。引去奮筆。書一小紙。納算袋中。同舟竊取而觀。皆詩句也。或半聯。或一字。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有云。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乃算袋中所書也。聖俞著宛陵集六十卷。後人又稱爲梅宛陵。漁隱叢話謂聖俞工於平淡。自成一家。如東溪云。野鶯眠岸有閒意。老樹著花無醜枝。山行云。人家在何處。雲外一聲鷄。春陰云。鳩鳴桑葉吐。村暗杏花殘。杜鵑云。月樹啼方急。山房人未眠。似此等句。須細味之。方見其用意也。

黃庭堅。字魯直。宋洪州分寧人。自號山谷道人。蘇東坡見其詩文。歎爲獨立萬物之表。官著作佐郎。修神宗實錄。書成。擢起居舍人。紹聖初。知鄂州。爲章惇蔡卞等所惡。謫涪州。故又號涪翁。呂居仁嘗作江西宗派圖。自黃山谷以

下羅列陳師道潘大臨等二十五人。謂其源皆出於山谷。故詩家遂有江西派之目。山谷少警悟。七歲嘗作牧童詩。又八歲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已八年。此殊非髫稚口吻。可怪也。山谷又嘗自矜一聯云。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卽江山。爲晚年最得意作。每舉以示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以常語雜之也。山谷之詩。主於瘦硬。陳后山謂爲學杜。非知言。聖俞山谷。乃孟郊李賀之變耳。蓋郊之寒。賀之幽。皆近於僻。聖俞山谷。極力避熟趨生。其僻與郊賀同也。歐陽公詩話稱讀聖俞詩如食橄欖。眞味久而愈在。蘇東坡謂讀山谷詩如食江珧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是爲得之。

溫庭筠。初名岐。字飛卿。唐太原人。才思豔麗。長於詩賦。初至京師。士人翕然推重。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爭逐弦吹之音。爲側豔之詞。蒲博飲酒。酣醉終

日。又以事忤丞相令狐綯。遂奏庭筠有才無行。卒不得第。詩文與李商隱齊名。世稱溫李。溫李之文。後人又稱爲西崑體。庭筠嘗作賦。八叉手而成八韻。人稱爲溫八叉。其詩乃得屈宋之浮豔耳。無足多也。然其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兩句。歐陽永叔酷好之。余按此二語。實不遜於孟襄陽之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也。

李商隱字義山。號玉谿生。唐河內人。舉進士。官至檢校工部員外郎。其詩與溫庭筠同得屈宋之詞藻。然有時寄託深遠。與飛卿自不同也。

(二) 諸家詩錄

湘絃怨 (孟郊)

昧者理芳草。蒿蘭同一鋤。狂飆怒秋林。曲直同一枯。嘉禾忌深蠹。哲人悲巧誣。靈均入迴流。靳尚爲良謨。我願分衆泉。清濁各異渠。我願分衆巢。臯鸞相